

一杆白发

陈丽斌

晨起整理枕巾，忽见一根蜷曲的白发黏在蓝色的布纹上，心尖猛地一缩，像被井巷里的联网丝扎了一下，钝钝的疼漫上来。捏起那根银丝，竟无端生出些痴念，想问问它是何时偷换了颜色——这念头荒唐得可笑，却偏偏勾着心事。原来岁月早把针脚藏在了发间，头顶的发从早就日渐稀疏，快要熬成了“地中海”，如今又被这根刺目的白发，戳破了还想假装年轻的念想。

而这根突兀的白发，本就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分明能牵出我十几年矿尘里的星光与风霜。它哪里是单为年岁而生的，分明还浸着井下的潮寒，裹着掌子面的喧嚣，藏着那些咬牙硬扛的疲惫与猝不及防的心酸。矿灯的光晕里，我见过老师傅两鬓的霜雪，那时只觉是岁月的常态，如今捏着这根属于自己的白发，才懂这白，是年轮碾过的辙印，也是这十几年煤海奔波的勋章。世人总嫌白发催老，可谁又能躲过？从青丝到白发，从浓密到稀疏，本就是时光在头顶织就的网，挣不脱，也不必挣。

衰老从来不是突然到访的，它就藏在安全帽压出的发缝里，藏在每一次下井归来的疲惫里，藏在头顶日渐稀疏的荒芜里。

也正是这荒芜里冒出的白发，让人生出满心的仓皇。日子怎么就跑得这么快？总想伸手拽住时光的脚步，让下井的路走得慢些，让安管培训的日子过得缓些，可岁月这匹烈马，从来不肯停蹄。我们每个人都好像骑在马背上的人，朝着宿命的方向奔波，醒悟后才懂那些抓不住的光阴，早就在发丝间悄悄溜走了，只留下头顶越来越空的方寸之地。

都说岁月漂染了白发，我却觉得，是青丝把半生的故事都酿成了霜。你听，风从井口吹过的时候，发梢在耳边轻轻呢喃，那是在跟风念叨井下的事：念叨着初见矿灯时的惊奇，念叨着巷道里用肩扛过的锚杆钢梁三大件，念叨着安管培训时记满的笔记，念叨着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乡愁。矿尘落了又掸，汗水湿了又干，青丝就这般由黑转灰，由灰变白。这根白发里，埋着一段段井下的光阴，系着一桩桩掏

心窝的心事。只要静下心来，就能听见白发里呼出的那口气，像极了井下歇工时分的寂静，又像老井口边晒暖的阳光，慢悠悠地，从岁月深处淌过来。

恍惚间，便想起王维的《叹白发》：“宿昔朱颜成暮齿，须臾白发变垂髫。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诗人的惆怅里，藏着对尘世的勘破。于我而言，这稀疏头顶上的白发里的“空”，不是遁入佛门的超脱，而是井下人独有的通透——见惯了矿岩的坚硬，也经受过岁月的打磨，才懂白发是时光的馈赠。它藏着愁绪，藏着乡愁，更藏着十几年井下生涯的踏实与安稳。

于是，我把这根从枕上拾起的白发，轻轻夹进了安管培训的笔记本里。它是矿尘与岁月的结晶，也是我在煤海里奔波的见证。往后的日子，下井的路依旧漫长，头顶的发会愈发稀疏，两鬓的霜雪也会跟着越积越厚，但只要想起这根白发里藏着的故事，便觉得，所有的奔波与辛劳，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作者单位:镇城底矿)

通军 远

龚玉新

南方的寒冬
吹不到北方的雪
氤氲的水汽
弥漫着潮湿的冷
南方的日子
思念北方的家
水城多灵性
邂逅家乡的她
于是我们决定
在这里成家
从此
我们不再是游子
因为
我们爱在故土
家在南方

(作者单位:电力公司)

致敬守护者

张冬

当城市坠入最深的梦境，
你是一枚醒着的星。
整理衣襟的片刻，
整座夜幕为之震颤——
警徽在幽暗处，
暗自蓄满晨光。

而危险总选择在最拥挤的时刻，
撕开一道裂缝。
当人潮向四面退去，
你独自填进那个缺口。
像母亲睡前反复确认的门栓，
固执地，卡住所有可能坍塌的方向。

监控镜头里永不清晰的侧影，
被风沙反复磨损的肩线。
某个报警电话骤然挂断后，
你搁下瓷碗里半凉的米粒。
转身时，塑料椅轻轻复位，
仿佛从未有人，
为这座城市中断过生活。

二十年霜雪雕刻的掌纹，
依然能稳稳托住，
迷途孩童颤抖的指节。
岁月试图涂改的部分，
总在群众递来的温水里，
恢复最初的澄澈。

此刻我试图临摹，
却总画不好你逆光的轮廓。
直到警笛如楔子嵌入长夜，
直到每个街角都学会，
以松柏的姿势站立，
大地深处，终于传来
群山连绵的回响。

(作者单位:屯兰矿)

梅绽寒冬

曹钰婷(太原公司)



家
庭

这个冬天，我与你相拥

杨丽

2019年冬季，家人在西双版纳购房一套。由于接下来的日子，疫情突发，本计划早早可以交房的地产商，迫不得已发出了一封封致歉信，告知房主延迟交房。去年冬季，我们才乘坐飞往西双版纳的飞机前去收房。前些日子，我和家人又去了一趟西双版纳，把办理房产证的相关事宜一并办妥并做了了结。

在北方天气已经降到零下几度的时候，西双版纳仍然是每天二十六七度的大晴天。这里每天早晨7点30分天才蒙蒙亮。晚上18点过后，暮色才微微降临。天亮得晚，天黑得也晚，便成了西双版纳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在这里，傣族和哈尼族的人居多。同时，这两个民族的人也非常热情好客。每当我在路上行走，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能遇上傣族和哈尼族的人，虽然素不相识，但他们总会主动问一句“你好”，心里暖暖的。

西双版纳的景致很美，不只是建筑美，植被也美。小区门口两侧盛开着大芭蕉、南瓜花、密蒙花……其实，很多花不

仅是风景，更是餐桌上的美味，当地人把整个春天都“吃”进了肚子里。

每年4月的泼水节是当地傣族的“春节”，现在的泼水节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民族节日，更演变成了一个集祈福、狂欢、美食和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盛大嘉年华。

这个冬天，我要把在这里的所有见闻带给每一位亲朋好友。这个冬天，我与你相拥；期待下一年的冬天，我们再相会。

(作者单位: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心)

